

旅行雜誌叢刊之一

張嘉猷



西北行

茅盾等著

中國旅行社印行

序言

此西北行，包括遊記十篇，均選自本社出版之旅行雜誌。

旅行雜誌發刊有年，夙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爲旨趣。歷年所刊遊記文字，都一千五百餘萬言，間嘗別類分區，出版若干專號，以「七七」以後言：如「西南專號」「南洋專號」「四川專號」，又曾選輯西南風景文物照片二百餘幀，刊行西南攬勝，凡此，皆圖以文字宣傳之力，配合時代需要，誘致行脚，以爲開發之需。蓋在今日而言旅行，如僅以遨遊攬勝爲事，已非社會所許可，必如顧亭林所言：「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胥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本社不敏，竊欲致力於是焉。

於今開發西北，已爲舉國一致之呼聲，領袖有言：「國父手訂實業計劃，爲國防民生立宏遠之規模，其開發生產與交通之著重點，實在我民族寶庫之西北」。又云：「西南爲抗戰之根據地，西北爲建國之根據地」。本社爲貫徹服務起見，既在西北各地增

設分社招待所，復以文字宣傳，亦屬刻不容緩，爰先就旅行雜誌所刊文字中選與西北有關者，刊行本書，俾在開發西北之洪流中，略盡嚮導宣傳之棉力。

遊記十篇：由長沙起經秦隴而至新疆，更北達綏寧，南迄青康，西北風光，約略具備，讀者手此一冊，雖不能窺全貌，而車輪馬跡，或足爲遊臨之一助。「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滿玉關」。前賢之語何壯！今日之人力物力，遠勝曩昔，西北前途，無限光明，遊記資料，自隨建設猛進而日新月異。嗣後徵得新篇，自當在旅行雜誌中陸續介紹，如能集有成數，得以再刊專冊，俾此西北行之續集二集三集，……源源與讀者相見，則所馨香以禱者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潘恩霖識

西北行目次

一、序言

二、從西安到華家嶺

三、甘肅省旅行記

四、塞外馳騁錄

五、新疆漫遊

六、新疆風土雜憶

七、蘭寧途中

八、到祈連山去

九、青康之行

十、西北之行

目

次

潘恩霖

孫錫祺

天涯遊子

天涯遊子

天涯遊子

茅盾

麥羣玉

麥羣玉

鞠孝銘

田一鳴

一

一五

六八

一一〇

一七一

一九七

二〇五

二二四

二二七

一

西北行

二、涇惠渠記遊

三、附錄

成祖於涇惠渠

時懷銘

二四九

二六二

從西安到華家嶺

孫錫祺

在我去華家嶺以前，有許多人對我申述「去不得」的種種理由，說：華家嶺週圍三百里是沒有人烟的，更終年留着雪的痕跡，山風是怎樣的厲害，野狼又如何地會偷襲害人，土匪的出沒無常……他們都想留我在西安並設法另派別人替我，我也一度曾涉想過他們所講的恐怖，及感到細微膽寒，但一切思念在後來是安定了，我已打定主意離開西安去看看西北風光，因這在西安，是體味不出的。

我和還有兩個茶役是來華家嶺最後的一批，我們在上月十日，要得免票並定妥本月十一日的車座。到了十一日晨四時就警醒了，起牀，很從容的收拾些東西和洗面等出門前應該做的事。到六點鐘天空始透呈細微的曙光，但清晨寒意襲人，我俯窗作一次臨別的巡視。七時，隨行的茶役也已預備妥齊，我們離開西京招待所向汽車站出發。那時街燈還亮着，一切在半明半暗中，除了萬千從新城（係西安城內的小城也是幾十萬烏鴉的老窠）飛出烏鴉離窠的紛亂外，馬路上還是非常清冷。不一刻鐘，就到了汽車站，知離

開車時間還早，我們在附近吃荳漿當早點。僥倖那天派出的是蓬車，並且因為熟識站長，我排着第一號。上車後就有笑話，我一見我的鄰座上的壹個乘客，我直覺的用驚喜的語調喊着「爾康」！但結果沒有回答，使我墮入疑霧，他的確酷像俞爾康，無論面貌身材和皮膚的顏色。他同時似也因爲一個陌生人對他嘻笑，並叫着生疏的字眼，而感到莫名的不甯。後來我們相互逼姓名下，曉得他是航校畢業的機械士，是廣東人，他到蘭州去有私事。這短時間成的相識，減少了不少旅途上的寂寞。車在八點半鐘開出，不幸的，剛出車站已可憐地不能動彈了，經過二十分鐘的修理才恢復，這是牠首次厄運的呈現，也可以說是我命運的坎坷！貫穿西京鬧市的東西大街，就上了公路前馳，西京的城廓終於在眼底，漸歸消逝。與鐵路並行着一小時，便到達歷史上的古蹟地咸陽。車停後，就有憲兵上來檢查，在他凶棱眼光掃射到我時，忽停頓向我注視了。我長衫外罩的灰布軍大衣，確已引起他的注意。經詳細盤問着直等我拿出印有我服務機關的名刺，才結束這次檢查。從咸陽至醴泉，途中二次拋錨，機件的有毛病加上用的是柴油不易燒着，不能行走時，就須從速推行方始能繼續燃起，如熄滅長久的話，那非得別的車拖着跑半里路是不會再移動半步的。我真要咀咒了，我們所遇的司機是那麼暴戾無人性的，當車發生

阻礙，他是妄大的，暴聲的，命令乘客下來推車，絲毫沒有客氣的成分。旅客出了錢還得受這種待遇，真是冤枉。下午一點到乾縣午餐，我們在吃罷飯後，得着第一次的教訓，那是到緊傍汽車站的飯館裏去吃飯，是靠得住會給敲竹槓。飯後繼續前進，路上見到西北唯一的運輸工具——拉拉車。有着塌車一樣的粗的橡皮胎，橡皮輪上架着一塊厚厚的地木板，貨物就裝在上面，有些堆疊起極高，用繩索攀着，車是賴牲口拖曳的，通常是兩匹馬，也有些是兩頭牛和一匹馬，或騾驢，趕車者手持長鞭接應着不吝惜，不憐憫的向牲口身上抽去，這是我看不忍看的一個現象。當我們所乘的汽車疾馳過牠們身旁時，立刻就見到牠們發生一陣紛亂，牲口因爲目覩這龐大的怪物向牠們衝去的時候，拚命的想掙脫羈絆逃走，極端的驚懼，高聳着背，緊縮着四足，向麥田裏橫倒下去，趕車者更是束手無法使牲口們安甯的前進。一路來我們客車引起不少牲口不幸的遭遇，我心中感覺到老大不忍。車已開離乾縣有二十里地，我們這可憐的車子又宣告癱廢了，雖經全體乘客奮力半小時的推行，但終無法上坡。結果原車載我們回乾縣。站方電西安另放數濟車，當天我們祇好下車找地方下宿。乾縣僅有的一個小客棧早已給老出門的和一些行李少的人佔去了，我們三人徘徊街上一籌莫展。後來有一個護路兵，他願讓出他所住土

坑的一半給我們，他們領着到他的屋子，那是一間不透光線的暗屋，骯髒得與煙黑了的灶頭一樣。每想像上面會有蝨子，我就覺得肉癢，放好行李，我們去街上玩玩，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滿處張貼着的標語如：「歡迎張專員爲民做福」，「歡迎愛民如子的張專員」……本地人民的腦筋裏，還存在着青大老爺五個字的。店鋪都聚集在一條橫街上，市面尚熱鬧，店屋均甚低矮，在每家天花板上貼着密密的紅紙條，上面全是吉利的五字句，如「招財童子來」「招進四方財」「利市百萬倍」……街坊上的人，對着外來的陌生人，眼光中常透露着希奇，並且跟着你看。晚上的夜市是較有趣的，毗連的吃食攤都點上一律的白紙瓜形燈，在黑暗裏閃耀着，好像新年中的繡球燈。我們在一家小館子吃湯麵，但是天曉得，一股強烈的酸味使我要嘔吐，眼看着黑黑的麵條再無法咽下第二口。其他的飯店已熄爐，祇得犧牲晚餐了，回轉吃了些餅乾敷衍住飢餓。八點鐘睡覺，上土坑還是第一次，底下是硬硬地，與西京招待所席夢思的鬆軟，水汀的溫暖，是享受中兩個極端。但由於一天旅塵的疲乏，我還是很香甜的入夢。第二天清晨，同車的乘客都已擠擁在車站盼望着救濟車的來到。可是直等到當天西安開出的客車已離開乾縣，救濟車還杳無消息。站長用種種哄騙方法想扼止乘客的申斥和焦急，並且常以「就來了」三個

字答覆着。下午五時，站方得到電話，說是從西安放出的救濟車駛抵咸陽機件損壞，在修理中：救濟車尚須救濟其所謂——我不願講了。這裏我要講述關於乾縣的牛市場：那天是乾縣的集期，（西北小縣都是規定着三，五，八，或二，四，六，爲集期）牛市場就近靠汽車站，那裏集攏着來自離城十里八里鄉上趕集的賣牛者，大概有百餘頭，牛雜亂的縱橫在一片草坪上。只聽得人聲鼎沸，夾雜着黃牛的叫聲，真喧鬧得頭昏。倘使你在場，你也會感到有興趣的。當中間人溝通於買者與賣者之間，他們是相互用手指藏於衣袖中通話並說定價錢的，種種神情，真堪發笑，賣者因中間人所示價的太少，他拉着牛就跑，口內咕噥着，他甯願不賣。同時中間人使用剛輕兼施的手段，有時凶狠的威脅，有時又溫和的對賣者陳說那頭牛是得不到再高一些的代價的。中間人是這樣地靈活。當這方面已成僵局時，他又抽着旱煙轉變方略的去慫恿買者稍多加幾個錢，於是買者再拉過那頭牛在空曠的草地上踏上幾圈，很仔細的審視牛的腿有無毛病？是否壯碩？再沉思並考慮牠的代價。結果中間人綴合買賣兩者，使他們成就交易。在交涉時，流露他們面上的神情，使我看得出神。但我起初不明白賣者與買者爲何不直接交易呢？後來才曉得非經中間說項，牛是賣不掉的；並且成功了交易，買者既不會知賣者實得多少，賣者

也不知道買者所出幾何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們找到一家館子，東西甚好且價格便宜，自後我們每餐必到這吉盛飯店來，直至離開乾縣，飯店有一樓一底，那矮矮的樓，算是雅座，臨街的一面沒有窗格，從樓上看街心的動態是最清楚不過的，真好像舊小說書上的酒樓一樣，拉野扁我是毫無經驗的，但抽水馬桶的享受已成過去，即尿坑也不能從乾縣找到，於是逼上梁山的實習登坑式了。兩天的空等，心中萬分焦急，幾十次去車站探聽消息，站長回覆還是用兩端論法——倘使西安開出，今天可到，不開出，那末——第三天下午三點鐘，我們是得到救濟了。小小的乾縣，給我「還不差」的印象。四時車開始在山地上前進，從此直到華家嶺，所經過的旅途，完全是起伏的高地。客車有時很費力的爬上山頂，因為公路是傾斜盤旋而上下的。故下坡時須不斷的使用煞車和小轉灣，有些轉灣的地方非常危險，司機如無相當經驗，會使乘客起驚慌，西北的山雖禿然沒有一草一木，但許多是高巍而雄壯，不遜於圖中常見到的落磯山。穴居的人民，把他們的窟洞雕鑿得圓整非凡，櫛比鱗次的排列在山頂，遠望很饒意味。六點鐘到監軍鎮停宿，我們住在中西旅館，設備尚稱清潔，房間很明亮，土坑也寬敞。監軍鎮是隸屬於永壽縣的一個小鎮，有一小段市面，店舖都在公路兩旁的坡上，大都是飯店和雜貨店，我們

晚飯是在一家較清潔但還是髒的飯館內吃的。買不到花捲，只有涼而硬的鍋塊，再炒了二個菜，胡亂的混過去。飯店牆上一張紅紙佈告非常發噱，寫道「現時百貨價格高，僱人挑水買柴燒，真是不賒不欠好，欠三不如現二高，放賬好比三結義，討賬好比請諸葛，諸葛難請三次來，討賬難還失故交」。似乎寫得很透澈，但令人捧腹。第四天清晨把行李都搬上車頂，車站上有鄉人叫賣仁茶一毛錢四碗，是一種膩湯上面飄着幾顆杏仁，我們每人喝了二碗，倒是滾熱的，身上也升起一股熱氣，我以前意想中，到西北各處最低限度大餅油條和豆漿總該有的，雞蛋不見得沒有吧？但可憐的，我的猜想完全錯誤，這些最起码的食品——大都市裏黃包車夫的食料——竟然無法買到，有幾個早晨只有讓

肚子餓着了。（現在我已習慣的從每天三餐改為兩餐。）八點鐘從監軍鎮開車，我心裏很急，本來三天能到達華家嶺，可是注定的命運，我們僅走了全程的五分之一。在路口我們看見紅槍會，他們正上着操，手中握帶有紅繫的槍，由一人前領，因為遠的關係，我們再不能看得仔細些。當我發現在公路上走來的駱駝羣時，覺得很新奇的。記得以往只有難得的看到駱駝，相面者牽着瘦小的做樣子的駱駝。這次有百餘隻，牠們一樣的是西北運輸上不可缺少的運載者。他們全像老翁一般掛着長長的鬍子，並且像行軍般浩浩蕩

蕩而來，當我們的客車走過時，牠們如同其他牲口也引起紛亂而蹤跳。中午到邵縣，邵縣正在羣山腳下，客車從山上下駛，我們能窺見邵縣的全部，小小的城樓和一座古塔，還有土屋瓦房都歷歷在目。炊煙飄浮在半空，一縷縷一絲絲地，陡然覺得心頭爽快而安靜。邵縣城內午餐後，我們又被載着出西門了。車中有人叫道「前面不是花果山麼？」我精神百倍的等着一觀這神怪小說中孫大聖的發源地，可惜車子不會體念我的心願而給我方便的。我僅僅地瞥見無數靈巧精緻的山岩洞佈滿在山嘴上，我聽到一位乘客講山上有一個已乾涸的洞——水簾洞，一個數十丈高的如來佛像，人們爬上樓閣的頂上才能夠望見佛身，佛的耳朵內可容四人，手掌內能舒暢的擺一桌酒席……我們的車傍着山曲折前進，右旁一片銀白，那就是涇水（涇河）了。這有名的巨流，是整個的躺在羣山的懷抱裏蜿蜒着從這個山頭的前面打灣又轉到山後去。因為河水的低落，使我們所看到的僅是狹窄的一線，並且已冰凍得厚厚地，貨商們經過河床的沙灘，再踏過堅凍的涇水，就走上對岸的山路，除去有一處水流湍急沒有冰結外，我們很難看見流水。三時到長武站，在上來兩個的回教和尚後，我們的車又加速度的奔跑想趕到平涼住宿。瞧着落者的日跨過山背，隨即天地漸漸地從淡灰，而迷糊，而黑暗。見到烏雀的歸窠，引起了流浪

悲哀。夜已深，但我還給車子的拖曳，背着家鄉愈行愈遠，愈遠了！我們沒有趕到平涼，在白水鎮就住下了。那是離平涼三十哩的小鎮，我們住的土坑較在乾縣睡過兩晚的那個還髒，底下且燒馬糞，我關照把出氣孔塞住，否則那氣味會使我頭漲的。那客棧內有馬廄，一切與舊小說所記述的相符。當晚的晚餐，是麵塊和牛肉。第五天我起來得很早，客棧所供給的洗臉水真嚇人，恐怕比我們家裏抹過灶頭的水還要不如哩！早點是羊肉泡饃，也是生平第一次嘗到，滋味還好，但食後冲上的一股腥味使我難過半天。十二時我們安抵西蘭公路的中點——平涼，到華家嶺要另換客車，因此我決定在平涼休息幾天。平涼有旅行社設立的招待所，我剛踏進門就遇到我的好友袁孟雄君，他在平招涼招待所當會計，他鄉遇故知是如何的值得快活的！那裏的主任，也是我在漢口時同事，我留涼五天，除了睡得很舒適外，更得到他們誠意的款待，天天給拉着上館子吃飯，化了他們不少錢。平涼是西蘭路中的大城市，一條四里路的長街自東關貫穿西關，倘使要形容平涼城的形狀，那末，這條長街就是他的形狀了。店鋪相當的多，各種日常用品都買得到。我在一家人名為衛生理髮店內剪髮，那理髮匠的手藝真該稱頌的，他替我剃的偏分（平涼土語頭髮兩邊分開的式子叫偏分）竟是與山峯一般的參差，我指點他修了兩次，看上

去還是不慣。但這是無法的，到西北來本來就說不上講究二字。轉運公司在平涼叫「過載行」，街上很有幾家規模大的「過載行」，我在街上看見一個流動宣傳者，矮矮的身材，手中拿着面鐺鐺。在「嘒！嘒！嘒！」三聲後，他提起高聲的嗓子喊着「到第。醫院種免費牛痘，自明晚起。」並且再重複一次，於是又「嘒嘒嘒」的響起來了。西北的嫁新娘我在平涼也目覩到了，那是極簡單的，一頭驢子背上覆着一條綢被，被上端坐起穿紅衣服臉上塗粉的新娘，新娘的小腳掛在驢腹上，驢子前面有一個人捧了盆領走。崆峒山離平涼八十里，因天氣寒冷沒有去。我本想在平涼休息二天，但車座定不到，等至二十四日早晨八時我又辭離袁君而登程了。這次所乘的敞車，我化了二塊錢的車費與司機同坐——是最適服的位子。車行一小時後，我們就上了六盤山著名的和尚峯，車子循着公路盤旋直上，費一小時之久才上了峯頂，情形與登寶塔同。一幅五彩的圖畫展開在我面前，他是美麗得眩目的。從峯上下望縈繞着的萬千重疊交錯的山峯，似乎是很活躍的攢擠着並呈現各種艷麗的色彩：有的如葡萄般的紫，有的如瑪瑙般的紅，也有翡翠般綠的，更有像咖啡色橘黃色的，顏色中除了純白外，他們是都佔有了。朵朵鑲着邊的白雲，蕩漾在天際。這般構成的美妙畫境，使我陶醉了！我願車子停留半天給我做半天仙子

。靜甯站中餐後，到下午七時我們就抵達目的地的華家嶺。天已暮黑，我們急急地找了二個本地人挑着行李送我們到新屋子——現在的住處。在我們見着先我到達的二批人員時，大家都歡呼了。以前他們六七人宿於這孤居山頂的巨屋，每晚担心着土匪的襲擊。但我們一夥人到後他們覺得壯膽不少。洗臉前，我照一下鏡子，呀！真可怕，嘴唇是紅的外，其餘都是灰白的一片，倘使要扮曹操的面相，是不用再化裝的。五百六十公里的路程，已完全跑完，或許是因爲我所坐的位置優越的關係，我覺得這次在公路上跑一趟並沒有受苦。到華家嶺的第一個晚上我是睡得頂舒適的。到此後首先感到寒冷的是兩足，我雖穿着家中所做的烏絨棉鞋，還是澈骨的冷，第二天我就化了二塊錢，買了一雙毡窩兒，式子與蘆花蒲鞋一樣，但是用三層厚毡圍成的。有了毡窩兒穿在腳上，立刻是暖烘烘的再不覺冷了。此間早晨與晚上最冷，白天室內生爐子，寒暑表內水銀的最高點，仍停留在零度的標記上。我身上的衣服多得不能再加了，計衛生衫，頭繩背心，皮背心，皮袍等將身子綁得緊緊的始不覺得十分冷，雞蛋凍得像固體，自高丟下會似有彈性的跳起來，須置開水內煮後才能融化。晚間睡時從口中吐出的熱氣到翌晨被端均水濕。華家嶺招待所的右邊是華家嶺的新車站，院落與招待所差不多寬大，在車站，招待所的口

角上築着四個碉堡，是預備給護路的軍隊住宿的。碉堡外就全是山地，公路在招待所門前分而爲兩，一至西安，一經天水到漢中。招待所的前後左右的山溝裏都住着本地人。以前人家對我講的華家嶺附近三百里地沒有人煙是過於荒謬的。本地人的性格很爽直，他們的言語極容易懂，聲調非常急促，他們集攏了幾十家合住一個山溝裏，有些蓋有瓦屋，大部是住的土屋。麥子是他們唯一的收穫。華家嶺車站現在還在離此三里路的鎮上，那裏有六七十家住戶，平時什麼東西都買不到，逢三，五，八是集期，才有麵粉，雞蛋，糖，柿餅等東西買。我來此二十天還未下過雪，不過天氣是變化無常的：每天必有數小時是在霧氣裏面，太陽時露時隱，山風忽起忽歇，往往明朗的晴天，在幾分鐘內陰雲突然密佈立即變成一個陰鬱而滿蓋愁意的天氣了。

我愛看環繞着我們的重山，每天清早，我跑到招待所後面的山岡上去做深呼吸，呀！我面前的山峰是此起彼伏的錯亂着，像大海洋中的怒濤巨浪，汹涌！澎湃！我看不到那裏是邊際，在眼簾中的僅是浩渺寬闊的一片，我只覺得我是在汪洋裏。一個個山谷是巨浪衝激成的渦漩，深淵！迴旋！這些美媚的景象使我愉快。我每次用我生命之力哼着不成調的音節，於是心頭便感到萬分輕逸和舒暢。大自然已是我的了，但有時候由於心